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高五王傳第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

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厲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姒此其例也豈以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讃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

音材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

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 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宋祁曰四字校添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

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吕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曽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冀天臨監之○劉攽曰棄國當屬上句宋祁曰浙本無自字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吕氏絶理兮託天報仇○宋祁曰仇音渠尤反讎也遂幽死以

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

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横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也内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

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闢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鄜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

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狠邪為父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師古曰以太后默然頊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産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曰〔師古曰紿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

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
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
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以為將也習戰
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
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
之以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
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
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

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城陽凡為

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

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衣反○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

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匡之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

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户黄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

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〇宋祁曰越本作十年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〇宋祁曰越本作三十六年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絶成帝復立雲凡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絶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

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

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宋祁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服虔曰扐音勒扐平原縣也孝文十

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齊之同反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

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

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

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巳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

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宋祁曰浙本正文坐死字上有新字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宋祁曰自及吳楚

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〇宋祁曰越本以作大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

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

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絶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圜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預或白晝使贏伏犬馬交接師古曰贏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産子輒曰

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絶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

曰塡音竹刃反　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　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前漢書卷三十八

前漢書卷三十八考證

齊悼惠王肥傳七十餘城○ 臣召南按高紀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齊

內史士○ 臣浩按史記作內史勲

尊公主為王太后○ 臣召南按史記無此句但曰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

齊哀王襄傳顧乃父知田耳注汝父謂高帝也○ 臣召南按顔注非也乃父謂悼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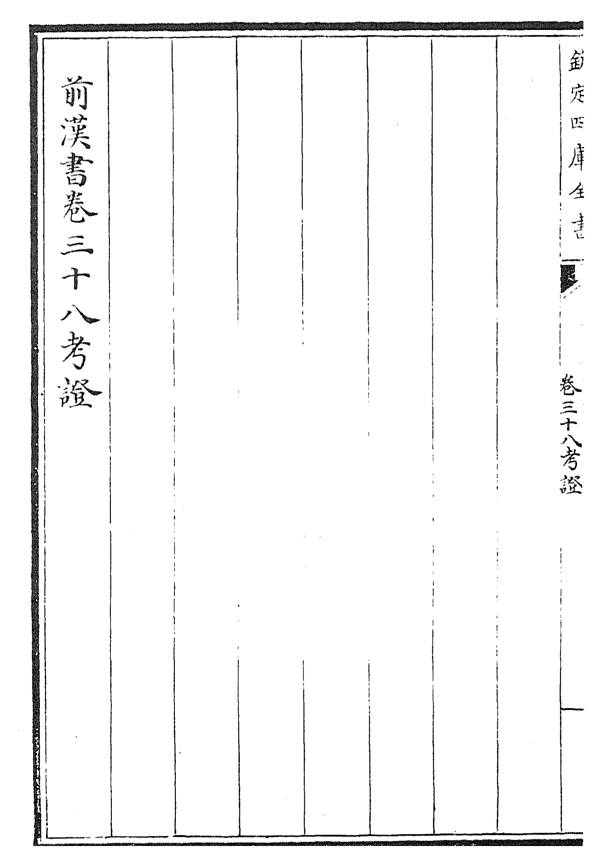
曰知田上文高后兒子畜之不過言親愛耳不謂呼孫為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義尤明白劉攽說是

非有漢虎符驗也○胡三省曰按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此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前何緣有銅虎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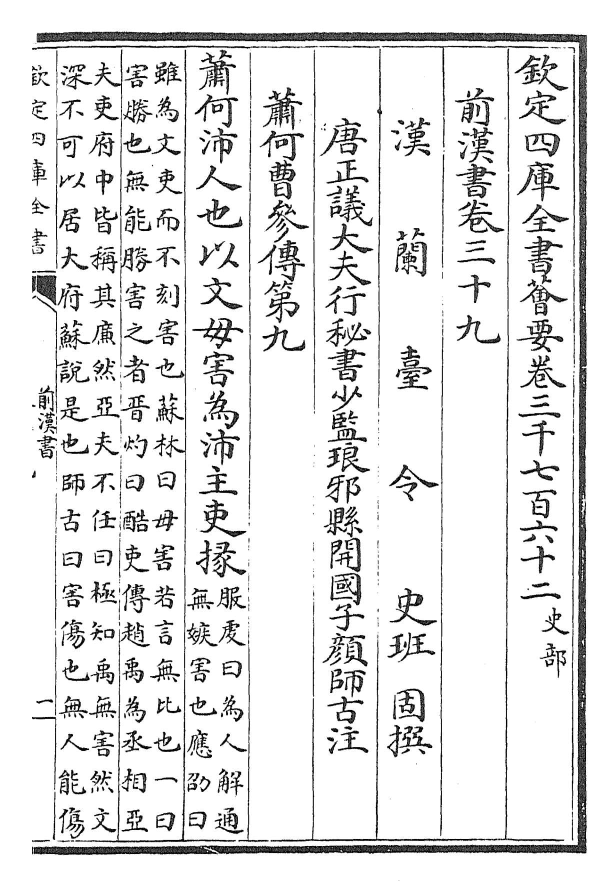
齊孝王將閭傳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注師古曰平陽侯曹窋○臣召南按顏注大誤曹窋以武帝

元光五年嗣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為將軍索隱云按表是曹寄是也奇薨于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乃奇未薨前一年事耳

濟北王志傳志立三十五年薨○通鑑考異曰武紀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顔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按諸侯王表志在位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薨紀云菑川王志誤也



前漢書卷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二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晋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

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為人毋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泥

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

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字

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傜傜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

之何遒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事第一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名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為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趣向之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

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廼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宋祁曰浙本距字下有塞字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宋祁曰謝郭去之字浙本無之字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宋祁曰乃字疑作廼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劉向所

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説是也天漢河漢也○宋祁曰注文河漢當作天河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説漢令引兵東定三秦○宋祁曰浙本漢字下有王字説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

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計乃以所為聞也户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今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以下亦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

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巳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有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酇屬南陽解在高紀○宋祁曰索隱鄒氏云酇屬沛郡音嵯屬南陽音贊又臣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也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

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宋祁曰謝郭本去知獵狗乎曰知之七字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令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

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秋時爲謁者○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

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封為安平侯○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

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

之○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宋祁云舊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宋祁曰注文怠一作逮上所謂數問君○宋祁曰此疑有者字畏君傾動關中今君

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貣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貰賒也貣音上得反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稾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劉攽曰言毋收稾草為獸食而已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

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取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宋祁曰浙本作民人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慚愧而不悅也

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

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

臨視何疾○宋祁曰浙本無親字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

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若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埶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禄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令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户二千

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户二千四百封何曽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户二千封建世爲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為鄼侯蘇林曰䜌音人足孿蹄之孿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曽孫王莽敗乃絶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灑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

甫置若今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吕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而此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斄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斄音胎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壤鄉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孟康曰縣名也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

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河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黄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宋祁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別與韓

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遬古速字○宋祁曰浙本正文遬字下有軍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

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高密或以為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

相國○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絶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嚻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嚻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黄老言（張晏曰黄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修治行裝也○宋祁曰浙本注文作猶言家人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宋祁曰淅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鬬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凡

事皆無變改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名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並同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

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卧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與讀曰歟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

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治音文吏反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宋祁曰浙本觀上參字下有能字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

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師古曰載猶乘也 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攽曰八侯字疑衍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 當時錄錄未有奇節 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賛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曰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前漢書卷三十九

前漢書卷三十九考證

蕭何傳常佑之○史記作常左右之

事第一○臣名南按事字應屬上句言何給泗水郡卒史事也第一即是課最上不必有事字舊讀恐非

漢王怒謀欲攻項羽云云○臣召南按漢王就國漢中一段此史記所鈌而班氏補之何為漢功臣之首宜也

先封為酇侯注師古曰謂諸功臣舊有爵者何最在前

封也○臣召南按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封曹參靳歙夏侯嬰王吸傅寛召歐薛歐陳濞陳嬰陳平凡十侯至正月丙午封張良劉纏蕭何周勃樊噲酈商灌嬰周昌武虎董渫孔聚陳賀陳豨共十三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尚多即上文所云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爵者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注○洪氏隷釋曰蹤縱据漢人數碑固多借用顔注殆未然也

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臣召南按十八侯位次定於此時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父母史記作父子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臣召南按丞相紫綬相國則緑綬矣漢初相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薨後即仍稱丞相又按何為相國在淮陰既誅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于九年誤也若在九年則豨尚未叛信尚未誅矣當以此傳為正在十一年

曹參傳攻秦監公軍注晉灼曰按高紀名平也○臣召南按監泗水郡御史名平不特高紀可証夏侯嬰傳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即此監公也

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臣召南按司馬欣史記作司馬尼是也高紀作司馬𡰥樊噲傳與司馬𡰥戰碭東即此人尼𡰥二字相似未知孰正但必非長史司馬欣耳

守景陵二十三日○史記作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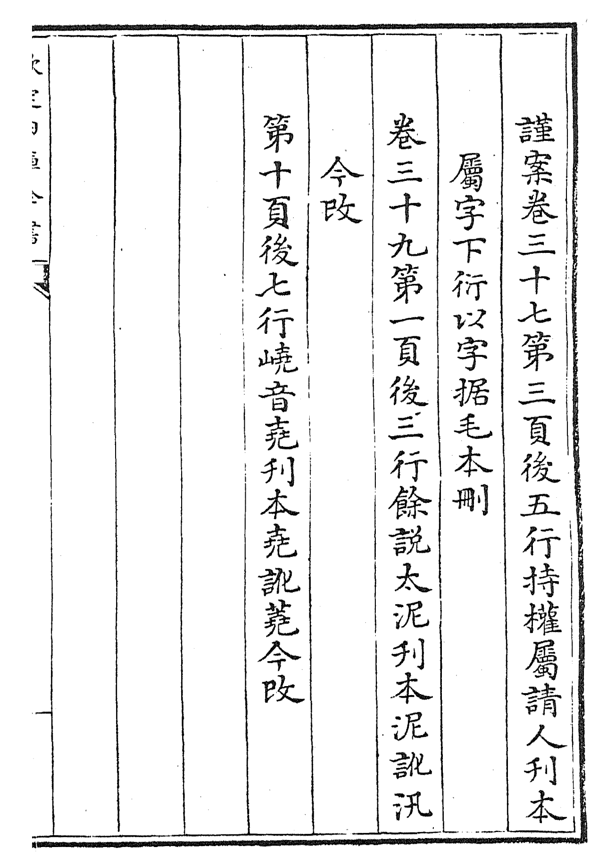
告舍人趣治行注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胡三省曰据戰國策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呂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

講若畫一○講史記作顜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

至今八侯○劉攽曰八侯字疑衍○臣召南按參傳子窋窋子奇奇子時時子襄襄子宗參元孫本始本始子宏宏子曠即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似非衍

文

前漢書卷三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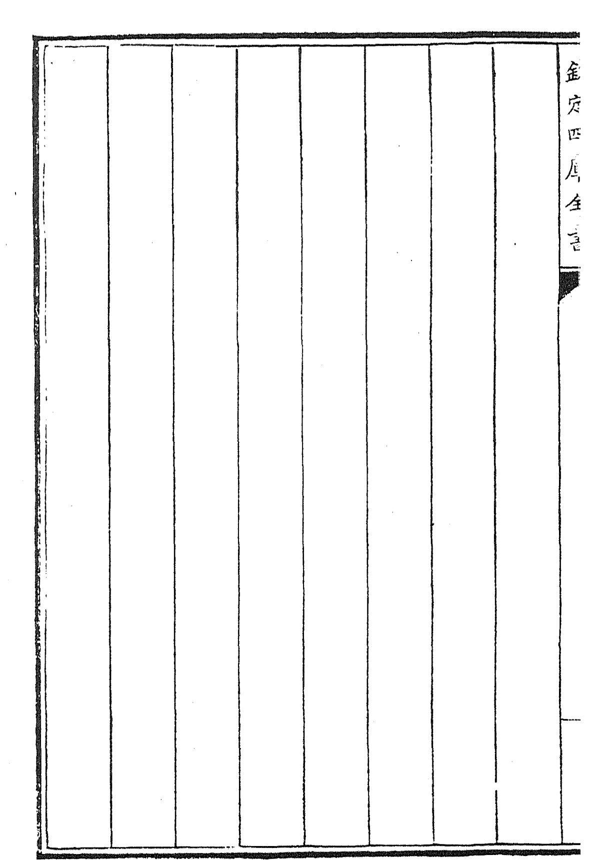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七第三頁後五行持權屬請人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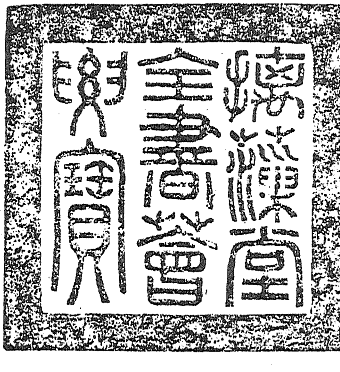
屬字下衍以字据毛本刪

卷三十九第一頁後三行餘説太泥刋本泥訛汎

今改

第十頁後七行嶢音堯刋本堯訛蕘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六十三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

韓○宋祁曰官疑是嘗字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窓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良嘗閒從容步游

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説是也○臣佖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反據許慎説文云東楚謂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盖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與下文直墮其履圯下並作圯字校定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譬如膽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汜從水張佖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音詳里反余謂佖説非也近胡旦作圯橋賛字從水旦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汜音頤何所疑憚説文從圯盖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無義佖改從土柰應注為汜水之汜又何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佖之率爾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宋祁曰褐制若喪服直墮其

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宋祁云浙本作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来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劉攽曰怪字合在因字上宋祁云浙本怪字下有之字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宋祁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来五日

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故云一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宋祁云一本誦下有讀字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宋祁云浙本作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官名也良

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宋祁云浙本韓字上有而字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音堯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宋祁云浙本襲字上有共字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

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宋祁曰注文資字舊本作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説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鯫音七垢反鯫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鯫姓師古曰服説是也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

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絶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

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地之縣也今屬宋州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　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　與項共破楚也

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即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宋祁云舊本云持兵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師古曰橈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德○宋祁云浙本德字作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

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

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宋祁曰載作戴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壄晉灼曰在

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馬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天下不復輸積○宋祁云浙本天字上有示字令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師古曰離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宋祁曰離親戚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令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服虔

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令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

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廼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宋祁云浙本封作拜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宋祁云浙本無上字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宋祁云浙本無而字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

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令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池也音沔○宋祁曰注文當作殽殽山也黽黽池也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

漑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産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

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吕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娒士師古曰嫚與慢同娒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

此四人令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来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

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劉攽曰曰字後人妄加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

呂澤夜見呂后〇宋祁云浙本夜字上有立字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迺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

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召戚

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師古曰廼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絶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絶謂飛而直度也）橫絶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闋音口穴反）戚夫人歔欷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欷音稀又音許氣反）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

相國服虔曰何時夫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曰人生一世

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宋祁云浙本圯作汜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户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户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宋祁云浙本作莫肯與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户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偕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

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〇宋祁云越本無孫予二字劉攽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疑少一與字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

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劔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𧊒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説之師古曰説讀曰悦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

軍諸將盡讙（師古曰讙嚾而議也○宋祁曰一本作譁注云譁嚾而議）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令大王

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如淳曰孝巳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

猶竟○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

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令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来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耆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侮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且音子閭）

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

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宋祁云浙本作菜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宋祁云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宋祁曰乞當作賜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

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户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宋祁曰一本固作因然作固為長）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

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宋祁云浙本特字上有此字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

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户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閼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

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戸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戸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戸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盡食之除前所食戸牗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毁之它

皆類此高帝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宋祁云景祐本無陳字校添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宋祁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

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太后迺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帝(如淳曰傅相之)是後呂須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

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讀曰嚮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悦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喋小歠也音所甲反○宋祁云浙本無而字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

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敳音同 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

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顏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顏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牾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

平曰高帝時○宋祁曰別本帝上有皇字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 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 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上曰茍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説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敎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劉攽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

當問細故也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而平顓爲丞相師古曰顓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宋祁曰平不能字上陳平字疑有終字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

願得續封之○宋祁曰浙本無之字然終不得也○宋祁曰得一作行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其下亦同○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刪從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為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

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

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也北擊趙賁内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

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禺反遇音顒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頻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卒在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絶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户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硰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師古曰圂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遬音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

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事不以賔主之禮也趣為我語蘇林曰音趣舍臣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令俗名拙語為椎語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吕禄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吕産以吕王為相國秉權

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
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
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宫令孝惠
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
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
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
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宫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宫○劉
敞曰當云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
汝陰侯

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

五千斤邑萬户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相○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頟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綰國璽時尚不

反況令更有異乎師古曰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綰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絶一年○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内太守十二字予据後言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内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弟亞夫復

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竪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宋祁曰脩當作蓨集韻音祧云周亞夫所封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兹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遘○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

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吴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吴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吴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吴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吴王素富懐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

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

騎兵弓高侯等絶吴楚兵後食道吴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本堅作終○宋祁曰浙本堅作終頃之復定吴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吴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吴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吴王濞吴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吴王

十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

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

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〇宋祁曰浙本注云大胾大臠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〇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

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宋祁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

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絶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户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虚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令人讀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

善故云 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
然也
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阸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
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於漢
而為謀臣○宋祁曰一作謀主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乜難也
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絶亦各其志也周
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
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
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

反令讀音竹巷反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宋祁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終皆如言聖矣夫

前漢書卷四十

前漢書卷四十考證

張良傳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臣召南按留縣名地理志屬楚國即後文良所云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者也良之封留即以此事别本作在陳留非也

故遂從不去○臣召南按史記作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此班氏改正史記之失也高紀明言沛公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可見良亦見駒但自此決意從沛公耳

項羽後解語在羽傳○臣召南按此直用史記而失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留侯世家曰語在項羽事中若漢書既移敘其事于高紀故羽傳從畧但曰語在高紀不應此文復曰語在羽傳也此史家修改所未及處

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通鑑考異曰澤當是釋之臣召南按考異是也盖澤與釋相近而譌其下文又脫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呂釋之封建成侯恩澤侯表

可据也

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胡三省曰古世子有

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

後六歲薨○史記作後八年卒

陳平傳里中社○孔穎達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

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

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

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令之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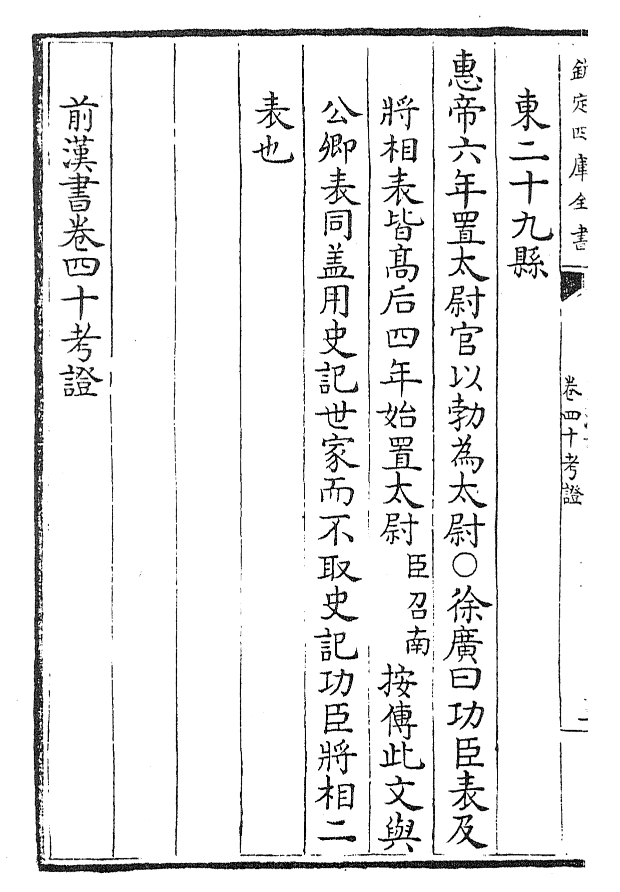
王陵傳及漢王之還擊項籍廼以兵屬漢○臣召南按陵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据此傳則在漢王還定三秦率五諸侯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鮮張蒼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

周勃傳攻蘭虡取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攻蒙虡是也此承下邑之文曹參傳亦曰攻下邑以西至虡据地

理志梁國即秦碭郡也下邑蒙虞三縣俱屬梁國此文蘭應作蒙又按下文追至濮陽下蘄城史記作下甄城鄄阿地近濮陽亦史記是

西擊益巳軍破之○凌稚隆曰益巳史記作盜巴二字筆畫相似未知孰是

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乘馬降史記作乘馬絺又丞相箕肆史記作箕肆將軍博史記作將勲又都尉高肆史記作高肆又遼東二十九縣史記作遼西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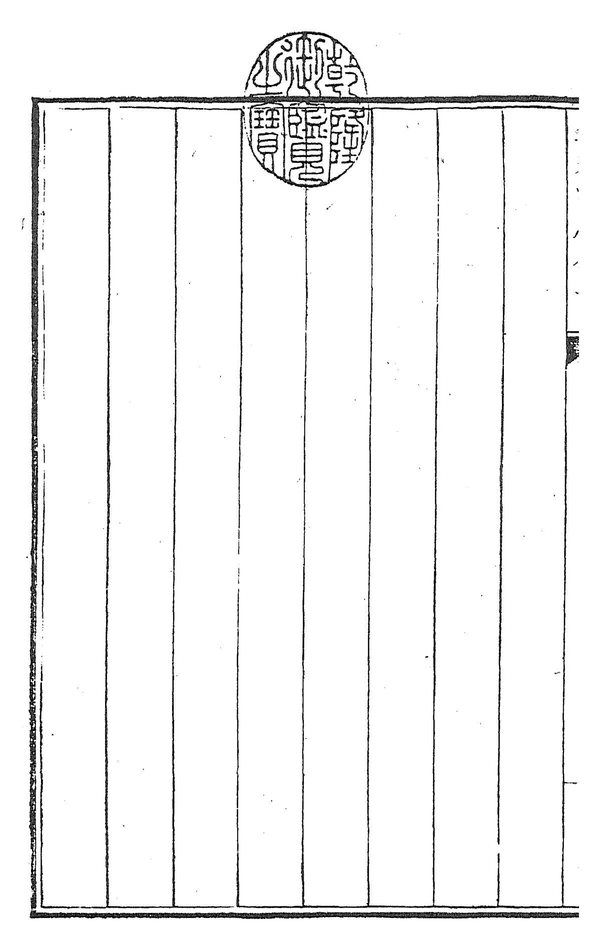
東二十九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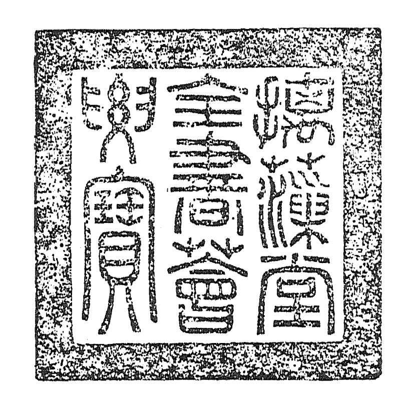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臣召南按傳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功臣將相二表也

前漢書卷四十考證

謹案第十一頁前三行師古曰安焉也刋本脱曰字今增入

第三十六頁前六行功臣表云唯徐盧刋本唯訛睢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